

闲话“道情”

■孙青瑜

道情，道歌，顾名思义说唱情感也。而道情伊始，其形式和内容应该是类似《九歌》，抒情、言志，带着浓烈的中国文艺学情本论的特点：“白云黄鹤道人家，一琴一剑一杯茶，羽衣常带烟霞色，不染人间桃李花。”实际上在道情戏的发展过程中，从散班曲艺到组班的大戏，其内容和唱腔离道情二字越来越远，所以它还叫：坠子嗡、道歌、书戏，源于唐代的《承天》《九真》等道曲。宋代以后，因为吸收了戏剧的词牌、曲牌，衍变成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，发展成曲艺的一种。道情最初只是说唱形式，在清朝以前基本上没有专业戏班，艺人们多是在逢年过节酬神献艺，平日则务农在家，从事农业或其他职业，有点类似于跳大神，临时性比较强。再后来慢慢从曲艺发展成为大戏，才有了专业的戏班。

太康道情历史悠久，原有古装传统戏160多个，现代戏60多个。道情戏以唱为主，剧本多是唱词，插白极少，一板下来就是上百句，皆是大本嗓子，极少有真假声的调换。所以相对于老豫东调来说，道情不但容易学，还容易把握，不需要太多发声技巧，只要把真嗓子喊出味道，唱腔设计出情感便可。一般好听易学的剧种，粉丝参与性都相当高，粉丝参与的越多，剧种和伶人的知名度越高。民国初年，姥爷在界首开过烟厂，他说当时曾有两个道情名伶，一个叫小钢炮，一个叫

机关枪。不知真假。不想多少年后，看资料果然查得二人。有名伶辈出，说明当时道情的影响不小。除去界首一带，我们古陈州府在太康道情的影响下，也是道情戏的一方沃土，几乎每一个县里都有道情戏班。过去道情打得响的名段子比较多，像《卖爱姐》《蓝桥会》《雷公子投亲》……在道情流行的地区，几乎妇孺皆知。

道情虽是地方剧种，也曾有过流派纷呈的历史，像“北方道情”、“商洛道情”、“安康道情”及“西凉调”等等，只可惜，随着大家审美口味的转移，道情和其他剧种一样难免没落。据说眼下全宇宙就剩太康县一个道情剧团，正是因为唯一，所以就成了第一，被号称为“天下第一团”。而支撑剧团存在的只剩一个名剧《王金豆借粮》，名伶也几乎没有了，没有名伶就意味着没有追星的戏迷，没有戏迷，就是一个剧种没落的开始。

按说有艺术原创或者二度创作的领域，都会充满很强的吸引力，无论是剧作家的文本创作、伶人的唱腔表演，还是戏迷们的模仿，都有一个艺术再造的空间。大凡存在艺术再造空间的过程都像是一个灰姑娘，让人爱得欲罢不能，原因就是她能让人找到自我创作和再创再现空间的价值肯定，情感的传达就属于剧作家留给伶人们和戏迷们二度再创的空间，也就是道情。戏唱得好不好，除了天

生的嗓音条件，那就看道情道得好不好了。

戏曲歌曲道情的手段，除了韵调，还有一个唱腔设计，二者合一才能把无感情的文字，通过韵调声腔设计，变成一种定向单一的情感解读，传达出去。如果唱家过于依赖韵调，传情的力量就远远小于深谙唱腔设计者。比如我平时爱到“全民K歌”里闲玩，就曾无意间碰到两位民间歌唱高手，一个《悟空》，一个《逼上梁山》真可谓让人百听不厌，原因是学唱者充分利用了词作家和曲作家留下的二度再创造空间，通过收放自如的唱腔设计，将原唱没有唱出的悟空的精神独白和梁山精神唱得荡气回肠，真的是唱活了歌魂，情韵凝而不散一貫到底，感染力着实非凡。再如豫剧经典《白蛇传》，常香玉大师就是通过唱腔设计，达到了以声传情，以情推声，把白娘子爱恨交加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再比如前几年得多项大奖的《程婴救孤》，李树健先生也是通过自己的唱腔设计，达到了听者必哭的艺术效果。大艺术家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努力道情，非道情道情也，万般艺术都为道情也，“情”是打通你我他内在世界的通道，俗称共鸣和感染。比如戏剧，因为很多剧本的内容和大致情节，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详，之所以听戏、复听，多为一味。味儿从何出？附于唱腔之情传而能达也，道情也。



小凉

■郁秋英



初见“小凉”两个字，是在陆游的《小凉》诗中：“高卧已忘浮世事，小凉渐近早秋天。”

小凉，常指初秋天微凉，又谓凉爽，主要指不热不冷、舒适宜人的天气。

早秋，花儿渐少，花瓣凋落，就连昔日青翠欲滴的树叶也被一点点地漂染上了黄色。更有些初春早发的小叶子禁不住一场秋雨一场风的爱抚，不得已吻别大树，去拥抱泥土，与大地缠绵了。

窗外绵绵的秋雨，欲老飘零的枝叶，繁华将尽的落花，舒爽微凉的秋风，安然恬淡的浅秋风景，不正是这小凉时节的写照吗？

早晚行走在这样一幅小凉秋景里，也算得上是有福之人了。

小凉也可以是一种关系，一种态度，一种心态。

周末，我们兄弟两家回乡看望婆婆。一行六人，热热闹闹，让一向安静的农家院落增添了不少生机。聊家事，思亲人，包饺子，吃月饼，拽石榴，摘柿子，采豆荚……一上午的时间愉快温馨，亲情欢喜盈满心怀。

婆媳二十多年，不客套，没隔阂，有的是母女般的亲情；妯娌十几年，有真诚体谅，有豁达谦让，有的是姐妹般的融洽。昔日一时的误会，曾经偶尔的磨擦均已随岁月流走，散落尘土。相比那些婆媳妯娌水深火热的关系，我们之间似乎是小凉的状态，理解、包容、体贴、冷静又不失暖暖的亲情。

小凉的亲情，不太热也不冷，刚刚好。

二十几年夫妻，当初的爱情激情早已淹没在柴米油盐的平淡之中，曾经的恩爱也在酱醋酒茶里转化成左右手般的亲情，年轻时的任性固执也随着一次次的争吵拌嘴而转化为如今的

理解、沟通和包容。婚姻中的两个人彼此退让，互相扶持；彼此成全，互相宽容；彼此纠正，互相忍让；彼此欣赏，互相忠诚。此时的夫妻不一定非常相爱，却可以患难与共。

小凉般的婚姻不热烈，不激情，不浪漫，不黏腻，不冷漠。婚姻是小凉的温度，这样的温度最温馨，这样的婚姻最舒心。

《庄子·山木》曰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、“君子淡以亲”，这是一种理想的交友境界。“淡”是生活的味道，是时间验证的朋友味道，也是小凉式友谊的真实写照。

小凉的友谊是薛仁贵婉拒厚礼，却乐意收下王兄两坛清水的深厚情谊；是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惺惺相惜；是鲁迅和瞿秋白腥风血雨中的同舟共济；是王徽之雪夜访戴安道至家门却不相见的豁达真诚……小凉的友情如一杯清水平淡无味，却似解渴的清泉，利万物而不争。这样清澈的朋友，是相互信任、彼此支撑的幸福，是互相鼓励、彼此尊重的深情，虽不常联系却最禁得住时间的考验和世事的变更。

朋友之间互相不苛求，不强迫，不嫉妒，不黏人，但在需要之时，却可以共经风浪同沐风雨。小凉般的牵念，不表达也有默契在心底，如水的情谊，不需要言语也会相知相惜。

走过春夏年代的我，也像初秋的小凉，不热烈，不激情，不张扬。喧嚣的尘世中，携一份宁静，带一份从容，朴素、简单地生活着。

秋光清浅，天气转凉。红花谢，绿林黄，鸿雁下斜阳；桂树茂，菊散香，徐风送清爽。

小凉的季节，赏秋景，享阳光。小凉的年龄，心愉悦，无惆怅。

西华毕口 金秋采风诗作选登

国庆佳节，秋深气爽，细雨霏霏，应邀赴诗人子衿故里西华县大王庄乡毕口村采风。去岁秋日，诸友相约赴吟人故里采撷诗材，一人一程，此为第三程。同行者商水子衿、梅影、御风、西华袁昶，周口都烨、瘦丁、若兰、云儿、寒烟一行共“九友”。兹将诸家雅韵录于后，以飨读者。

◆子衿

行香子·还乡

秋暮时光，约定还乡，好心情一路飞扬。高翠树，随意青黄。又吹些风，飘些雨，送些香。菊绽篱墙，桂对明窗，柿红腮不惧寒霜。邀来雅友，同赏清芳。正动诗心，寻诗趣，抖诗囊。

丙申金秋归故里杂兴

小村不复旧时光，户户高楼雪白墙。

稚子初逢无敢问，怕人怪我懒回乡。

◆梅影

临江仙·毕口新貌

节至金秋邀雅客，诗家故里迷人。一壶老酒待重温。赏心丰硕果，乐事又新闻。恰是华年兴旺季，四方润物均匀。惠农富了小村人。芳庭盈喜气，家国抖精神。

◆御风

定风波·毕口怀古

岁月沧桑变幻生，流年风雨见枯荣。碧水东流依旧在，休怪，毕家渡口满浮萍。一片繁华都入梦，惹动，许多慨叹曾经。诗客临风长久立，寻迹，细听似有浪涛声。

◆袁昶

毕口感怀

据瘦丁老师考证：明清之际，东西毕口之间，贾鲁河旧道也，当年舟楫云集，酒肆林立，为邑内著名繁华之地，今已湮灭不存。

枯杨衰草久徜徉，立尽秋风暗自伤。
灯影桨声何处是？繁华落尽入苍茫。

◆都烨

蝶恋花·访毕口古渡

丙申九月初一，恰十一国庆。与瘦丁一行诗友，秋风细雨中造访西华毕口雪静家。村旁为贾鲁河毕口古渡，桥已无，残础在焉。访而兴浓，遂有是作。

雨细添黄云幻影，红柿青杨，古渡秋风静。北上漕粮船远横，余晖鸥鸟帆樯映。黛瓦粉楼翁妪证，跨世桥基，任客查幽胜。高往来通畅径，五湖四海中华劲。

◆瘦丁

毕口访古

长河自古傍村流，舟楫喧哗六百秋。
指点旧痕犹可认，当年楼馆遍桥头。

◆若兰

鹊桥仙·毕口采风

晚秋气爽，一行雅客，笑把诗情兴寄。似金灿玉米登场，雪白胖冬瓜遍地。尖尖辣子，扁扁豆角，柿子果红绿蒂。芳馨丹桂溢乡村，小别墅家家如意。

◆云儿

蝶恋花·毕口农家

九月忍将秋色误？邀访农家，佳景教人妒。溪畔村头黄叶舞，出墙红柿留人驻。庭院幽闲如别墅，来此忘归，悄问君知否？世外桃源谁不慕，风光恰似晋人赋。

◆寒烟

北南吕·四块玉·毕口秋色

黄叶飘，西风小，毕口村西岸林娇，河坡上面园田好。一片红柿子，几垄蜜汁枣，甜得人只把牙去找。

注释：毕口，位于西华县城东南7.5公里处，曾是西华至周口之间贾鲁河上一处重要的水运埠口，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